



●读画记

盘中蘑菇鲜

璐 华



分的土壤或基质里,隐藏着负责吸收和代谢营养物质的菌丝体。在草地、林地等自然环境里,有时会发现一些种类的蘑菇长成圆圈状的有趣现象。在古代欧洲流传的民间传说中,它们是小精灵或是女巫手拉着手围成圈,在草地上跳舞后形成的。其实,蘑菇圈的形成原因

并不神秘。在地下生长的菌丝向四周均匀地辐射开来,随着时间的推移,中心区域的菌丝逐渐衰老。当环境适宜时,由外围菌丝提供营养的子实体破土而出,就长成了一圈或者多圈蘑菇。

在西方,蘑菇不仅具有童话色彩,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艺术作品里还将它和“虚荣”“寄生”等负面形象挂钩。不过,在19世纪末丹麦画家彼得·伊尔斯特德的笔下,蘑菇摆脱了被人赋予的标签,回归日常生活中的点缀。画中的主角是一位坐在桌边的年轻女子,穿着朴素的浅黄衣

裙,膝盖上放着一盘金黄的鸡油菌,这种有杏子香味的蘑菇在亚欧大陆是常见的美食。女子专心地用小刀逐一清理带泥的根部,桌上的白瓷盘里放了几个洗净的鸡油菌,一旁还放着一个用来清洗的水罐。画面色泽柔和,氛围宁静,作为美食的蘑菇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。

蘑菇虽好吃,却不能忽视一些种类的蘑菇含有毒素的风险。这类毒素成分复杂,会造成肝肾、神经系统的不可逆损害,甚至致人死亡。古代笔记里常有蘑菇中毒的记载,并伴以诸多猜测和诠释。北宋《墨客挥犀》载:“建宁县山石间忽生一菌,大如车盖。乡民异之,取以为馔,食者辄死。”里面还提到了鉴别毒蘑菇的方法:“凡菌为羹,照人无影者,不可食。”当然这一方法并没有科学依据。北宋《清异录》中记载,湖湘一带有擅长制毒者,将大蛇打死掩埋,待埋蛇处长出蘑菇,采下晒干磨粉,就做成了种叫“休休散”的毒药,“休休”大概是“命且休矣”的意思。实际上,这很可能只是巧合。

由于毒蘑菇不易鉴别,南宋《萤雪从说》引用的《王状元夔府十诫》里,干脆“一刀切”地建议人们不要采蘑菇食用:“夏秋月杂菇蕈皆是恶虫蛇气结成,前后坏人甚多,断不可吃。尔农民何不勤力种菜,四时无缺,何用将性命试此毒物。”为了提高食用蘑菇的安全性,约在南宋时期,浙江西南部庆元、龙泉、景宁一带的山民,摸索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香菇技术“砍花法”和“惊蕈法”,传承至今,惠及海内外。

行话,亦称术语、隐语、暗语、黑话、切口、春典、调侃儿(音diào kǎnr)、暗簧等。其称谓因行业与语境不同而各异,是旧时天津五行八作内部使用的语言密码,既承载着特定群体的交流默契,也象征着一种身份认同。

旧时天津卫江湖艺人众多,其行当可概括为“金、评、彩、挂、皮、团、调、柳”。各行业所使用的春典行话数量繁多,久而久之,部分词汇逐渐传至业外,被天津本地人——俗称“卫嘴子”——频繁使用,进而融入天津方言体系。例如老一辈常说的“调角码子”,亦有民国笔客按音寻字,写成“吊脚马子”。此词原本是一句江湖春典,专指“不好骗又不好惹的人”,旧时多见于“皮门”,即售卖自制丸药的行当。

举例言之:旧时曾有撂地卖药的“皮门”师徒二人,向围观者兜售所谓“消食丹”,并宣称是祖传秘方,鼓动看客“花俩小钱儿,闲时备着,急时用”。实则此丸不过是酸磨糕加少许食盐团成,用天津话调侃,乃“治不了病,要不了命”的蒙人玩意儿。师徒二人“使钢”(运用话术)后,各端药盘向看客推销收钱。师父察觉人群中有两位“老合”(内行人),便向徒弟使眼色低语:“两位调角码子漫过去。”意即不要向那二人讨钱,因其不易对付且可能识破机关。

随着时间推移,此类行话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,“调角码子”一词也为越来越多人所理解,并进入市井日常用语。不过其含义有所演变,如今多用来形容性格执拗、行为鲁莽之人,用市井话说,即“不顺南不顺北的二不愣子”。

行话作为民间语言的一种特殊形态,不仅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治理与群体生态,也展现了语言在流变中的生命力。从隐秘的行业暗语到通俗的地方方言,这些词汇的演进,恰是地方文化与社会变迁在语言层面上的生动注脚。

日知录

“心理委员

我不得劲”是近期在网络社交平台流行的互动表达,指的是网友在情绪低落时通过互联网评论寻求虚拟关怀的现象。“心理委员”原本指班级中负责关心同学心理状态的班干部,而在互联网语境中,这一概念逐渐演变为能帮助缓解情绪的人。当人们在网络平台发布关于加班疲惫、情感困扰或生活压力等内容时,常

●网络新词语

心理委员我不得劲

吴明静

会以幽默语气留言“心理委员我不得劲”,以此表达自己当前不佳的情绪状态并寻求精神支持。其

他网友看到此类留言时,往往会以温暖幽默的回复给予安慰。

该词的流行,反映了当代年轻人在面对生活压力时,更倾向于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表达情感需求,也体现出互联网中的人际关怀特质。

●津门园忆之宁园散记

宁园菊展

曲振明

宜人。

宁园菊花是津门秋天的一道风景。深秋时节,宁园树木落叶很多,前后湖面漂浮着片片黄叶。1938年夏末,鉴于园内花草树木行将凋敝,宁园为增加游人兴趣,提前整饬园内花圃,广植菊花,待秋日来到,将菊花陈列路边,一路姹紫嫣红,犹如一道菊花的长城,“红紫芬芳,灿烂异常”。1939年,天津遭遇特大洪水,由于宁园地势高亢,各处灾民迁住公园避难,平素清雅的园林一时人满为患。洪水退去两个月后,宁园才完全恢复旧观。时值仲秋,公

园重启了一年一度的菊展。园内各式各样的菊花竞相陈列,红紫满园,秋意盎然,给久守污秽臭水的津门市民带来一大振奋。一时前来观看菊花的市民众多。水灾时期,园内游船充作市内救济难民的交通工具,暂停了售票租赁。这次为配合菊展,宁园管委会特别精选十余艘游船供游览使用。

宁园的菊展既展示国内的精品,也引进海外的菊花品种。宁园有专门的菊花圃和菊花窖,积累了经验,艺菊成绩斐然。1941年秋天,公园继“中秋赏月日”“风筝竞赛大会”后举办菊展。此次菊展,陈列2800盆菊花名种,宁园事务所前设置圆形菊花台,布满花盆,还摆放灯笼,以备夜间观赏。菊展开放10天,不仅展示,还向爱花者出售。这一年,菊展闭幕后,仍有爱花者慕名前来购买。

绵延千年的味道,没有变淡,嗅一嗅,就让人提起精神。那些抢眼的色彩,扑面而来,越发鲜亮,正把春色铺满人间。

让无人机带着无数心花在空中绽放,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锣鼓点儿,唤醒岁月的记忆。

扫房子,写春联,剪窗花。门上贴一个大大的福字,成为最经典的祈愿,映红一张张喜悦的脸。

除夕,饺子包进五味杂陈,团圆是每一家餐桌上的主菜。花花绿绿抑扬顿挫的年俗,点点滴滴都带着温度,滋养一个最隆重的节日,暖着人心,成为中华民族源源流淌的血脉,岁岁相传。

『调角码子』的流变

李子健

宋仕敏